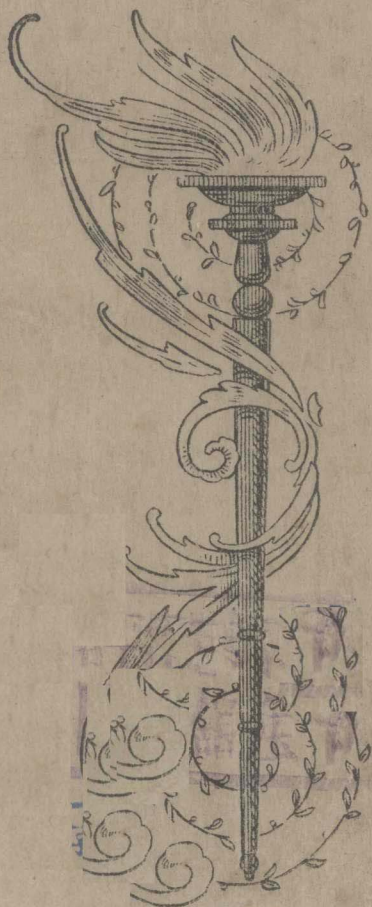


紅樓夢

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寶玉瞞賊

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，笑道：『好猴兒崽子。你親嬖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？有什麼疑的？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襖子蓋揪下來。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！』小廝且不推門，又拉着笑道：『好嬖子！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。我這裏老等。你要忘了，日後半夜三更，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。』柳氏嗔道：『發了昏的！今年還比往年？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。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；人打樹底下，過，兩眼就像那鷺雞是的，還動他的菓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兩個親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們要去，倒和我來要？這可是「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」；守着的沒有，飛着的

倒有？」小廝笑道：「饒呀呀！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閒話！我看你老人家，從今以後，就用不着我了？」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；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。」柳氏聽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個小猴兒精，又搗鬼了！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絳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絳不成？我雖在這裏聽差，裏頭卻也有兩個姐姐，成個體統的。什麼事瞞了我們！」

正說着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「小猴兒，快傳你柳嬪子去罷；再不來，可就誤了。」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小廝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說：「不必忙，我來了。」一面來至廚房——雖有幾個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專，單等他來調停公派——一面問衆人，「五丫頭那裏去了？」衆人都說：「纔往茶房裏找他們姐妹去了。」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攪起，且按着房頭，分派菜饌。

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道：「司棋姐姐說：要碗鷄蛋，燉得嫩嫩的。」

『柳家的道：『就是這一樣兒尊貴。不知怎麼，今年雞蛋短的很，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。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個買辦出去，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，我那裏找去？你說給他：改日吃罷。』蓮花兒道：『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餛飩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；今日要雞蛋，又沒有什麼好東好西，我就不信：連雞蛋都沒有了？不要叫我翻出來！』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走來，揭起菜箱一看。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，說道：『這不是？你就這麼利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爲什麼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』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『你少滿嘴裏混調！你媽纔下蛋呢！通共留下這幾個，預備菜上的澆頭，姑娘們先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：預備遇急兒的。你們吃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。你們深宅大院，「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」只知雞蛋是平常東西，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？——別說這個，有一年，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。我勸他們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鷄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吃膩了腸子，天天又

鬧起故事來了。雞蛋，豆腐；又是什麼麵筋，醬蘿蔔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。一處要一樣，就是十來樣；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』蓮花兒聽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『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！你說上這兩車子話！叫你來，不是爲便宜，卻爲什麼？前日春燕來說，晴雯姐姐要吃蘆蒿，你怎麼忙着還問肉炒鷄炒？春燕說葷的因不好，纔另叫你炒個麵筋兒，少攪油纔好，你忙着就說自己發昏，趕着洗手炒了，狗顛屁股兒似的，親捧了去；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衆人聽！』柳家的忙道：『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！不要說前日一次；就從舊年以來，凡各房裏偶然間——不論姑娘姐兒們——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？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。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，兩隻鴨子，十來斤肉，一吊錢的菜蔬，你們算算，穀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，那個點那樣；買來又不吃，又要別的去——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：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

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寫了，天天轉着吃，到一個月現算倒好！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，要吃個油鹽炒葷芽兒，現打發個姐兒來，拿着五百錢給我，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「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錢的。」這二三十個錢的事，還備得起，趕着我送回錢去；到底不收，說：賞我打酒吃。又說：「如今廚房在裏頭，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。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？你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得賠的，你拿着這個錢，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」——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。我們心裏，只替他念佛。沒得趙姨奶奶聽了，又氣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我那裏有這些賠的？」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『死在這裏麼！怎麼就不回去？』蓮花兒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吃飯。見他來得勢頭不好，都忙起

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：『凡箱櫃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餵狗，大家賺不成！』小丫頭子們已不得一聲，七手八脚，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。慌得衆人一面拉勸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『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！柳嫂子有八個頭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說雞蛋難買是真。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：憑是什麼東西，也少不得變法兒弄去。他已經悟過來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』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，方將氣勸得漸平了。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，便拉開了。司棋連說帶罵，鬧了一回，方被衆人勸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雞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潑了地下，那人回來，也不敢說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。五兒聽罷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黃昏人稀之時，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，且喜無人盤問。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，不好進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遠遠的望着。有一盞茶時候，可巧春燕出來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個，

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問：『做什麼？』五兒笑道：『你叫出芳官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』春燕悄笑道：『姐姐太性急了。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，只管找他做什麼？方纔使他往前頭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；不然，有什麼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關了園門。』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，又說：『這是茯苓霜，』——如何吃，如何補益——『我得了些送他的。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。』說畢，便走回來。

正走蓼溼一帶，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，五兒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『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裏來？』五兒陪笑說道：『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；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。』林之孝家的說道：『這話岔了。方纔我見你媽出去，我纔關門；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，說你在這裏呢？竟出去讓我關門，什麼意思？可是你撒謊？』五兒聽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『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，我纔想起來了。』

；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得。』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的，又因近日玉釧兒說，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，幾個丫鬟對賴，沒主兒，心下便起了疑。

可巧小蟬，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，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『林奶奶倒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』小蟬又道：『

正是。昨日玉釧姐姐說：「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」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罐子。若不是尋露，還不知道呢。』蓮花兒笑道：『這我沒聽見；今日我看見一個露瓶子。』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，一聽此言，忙問在那裏。蓮花兒便說：『在他們廚房裏呢。』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着衆人來尋。五兒急得便說：

『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。』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『不管你「方官圓官」！現有贓証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主子前辯去！』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；恐還偷有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並拿了，帶了

五兒來回李統與探春。

那時李統正因蘭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，人回進去，丫兒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書回進去。半日，出來說：『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。』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。來到鳳姐那邊，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。鳳姐方纔睡下，聽見此事，便吩咐：『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攆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；把五兒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給莊子上，或賣或配人。』平兒聽了，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兒嚇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着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『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；但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回來看了，纔敢打動，這不該偷了去。』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。平兒聽了，笑道：『這樣說，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，拿你來頂缸的。此時天晚，奶奶纔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爲這點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』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。

，只得帶了出來，交與上夜的媳婦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：「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！」也有抱怨說：「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！倘或眼不見，尋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！」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，見了這般，十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——這五兒心內又氣，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。且本來怯弱，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，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個清早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送了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，平兒一一都應着。打發他們去了，卻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。襲人便說：『露卻是給了芳官；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卻不知。』襲人於是又問芳官。芳官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

官便又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『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？』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『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說，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之露，正沒主兒；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又還肯認？——衆人也未必心服。』晴雯走來笑道：『

太太那邊的霜，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，你們可瞎亂說？』平兒笑道：『誰不知這個原故？但今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着他，他若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，難道我們好兒攪這事不成？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！兩個人窩裏炮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裝沒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。又沒賊證，怎麼說他？』寶玉道：『也罷這件事，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，兩件事都

完了。』襲人道：『也倒是一件陰騭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；只是太太聽見，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臟來也容易；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不要管，只這一個人，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；不肯爲「打老鼠傷了玉瓶兒。」』說着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『可是這話？竟是我們這裏應了起來爲是。』平兒又笑道：『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，問准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爲這個，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。就是這裏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』襲人等笑道：『正是。也要你留個地步。』

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『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』玉釧兒先問：『賊在那裏？』平兒道：『現在二奶奶屋裏呢，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裏明白：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。這裏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窩主卻是平常，裏面又傷

了一個好人的體面：因此爲難。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，還是怎樣？若從此以後，大家小心，存體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冤屈了人。』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便說道：『姐姐放心。也不要冤屈好人。我說了怕傷體面。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真情——連太太在家，我們還拿過；各人去送人，也時常有的。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；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，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應了完事。』衆人聽了這話，一個個都詫異：他竟這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『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！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我悄悄偷偷的嚇你們頑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』彩雲道：『我幹的事，爲什麼叫你應？死活我該去受。』平兒，襲人忙道：『不是這樣說。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又生氣？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，這樣何等乾淨？』

——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。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』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

如是大家商議妥貼，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「茯苓霜」一節也悄悄的叫他說係芳官所贈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，押解着柳家的等數多時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『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中沒人伺候姑娘們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』平兒道：『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裏沒什麼事；所以姑娘不大認識。高高兒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』玉釧道：『是了。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嬖子。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卻是咱們這邊的。』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『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』又笑道：『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。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，也有了主兒。是寶』

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，不知道要什麼的，偏這兩個孽障嘔他頑，說：「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」寶玉便瞅他兩個不隄防時節，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孽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。——不獨園內人有；連媽媽丫鬟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簾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；但寶玉爲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愛兒攬事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。給他個炭簍子戴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咱們若信了，將來若有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。依我的主意：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；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；一日不說跪一日。便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」

又道：「『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。』」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罣誤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這心？『得放手時須放手。』什麼大不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：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。沒的結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；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着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」一夕話，說得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沒的嘔氣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？」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